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李　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李世麟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記四十二

默齋記 元 趙孟頫

華陰楊君士桓名所居室曰默齋而屬余為記余嘗試為之說曰言者心之所發也人心之動必形於言故凡有動於中者雖不欲言言而欲不類不可得也故喜則

言便怒則言譟悲則言慘憂則言塞忿則言煩戲則言甘氣直者剛以達謀深者險而詭德厚者簡而中資美者清而高峻者必暴而支者必疑此類之所可推而君子亦以是觀人焉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一言可以為榮一言可以為辱言固不可不慎也而亦不能無言也今子以默自名豈遂欲無言乎夫陰者陽之基也靜者動之代也陰不極則陽不生靜不極不能以致動今夫雷霆之震驚凡天地之間萬物

之衆蝡動喘息有知無知者殊皆鼓舞動盪氣達而甲坼其功若是然而至於秋冬之交則默然皆無有者一或發聲則妖異隨之矣向使雷霆日月而鳴則吾見萬物英華將不斂英華之不斂則生意幾息又何望於遂其性哉君子之道或默或語陰陽之義也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老子曰大辯若訥是故人患不能默耳不患不能言也苟能默矣於言乎何有平居恂恂如不能言及夫臨大事決大議一言而人無異辭此古所謂

能黙者也而非無言之謂也士桓其勉之哉

退齋記 劉因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静出物而不出於物制物而不為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以理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為流易者而觀之則凡事物之肖夫道之體者皆灑然而無所累變通而不可窮也彼老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于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惟其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

將以上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哀將以勝也慈將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為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知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為樸素知谿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為谿谷知皦之勢必汙盈之勢必溢鋭之勢必折於是乎為嬰兒為處子為昏悶晦寂曰愚曰武曰

爭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之者皆閹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辯而示之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而不令盡其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物之所始成物之所終皆捭焉而不與而置己於可以先可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始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闔釁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跡焉雖天地之相盪相生相使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况於

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疎而不得疎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闗鍵槖籥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冥不可形象而摶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為人則慷慨有才節

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既以寧失於有所不為戒在于無妄之往自銘矣而又請予文以記之余固知仲禮之不為老氏之退者然亦豈真失于有所不為者也夫有所不為者蔽焉而不知舉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要之則知不足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彼亦無所逃其責焉非如為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喜仲禮之退而又欲其慎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

誠存堂記　虞集

昔者君子之言居也宅曰安宅居曰廣居泰哉其所以自處者乎何其安重尊高之若是也竊意君子之所以為安重尊高者固無待於外而上棟下宇益得以休其體而致其養夫豈苟然也哉集賢司直番昜周君之為堂也築必固材必美攻斵必純搆締必堅縝面勢必周正戶牖必疏達溫凊必宜適待其後之人必久而無斁凡作室之道備矣及其成也曾不以是自佚方孳孳然

以誠存題之此其意豈淺淺者顧使集爲之記集何足以知之嘗試即堂而言之仰升俯降卑髙之位定矣處深嚮明内外之辨嚴矣左揖右讓少長之序列矣以祀以養以宴以食父兄宗族之親在是矣鄉黨僚友之情可得而洽矣静以養動以思朝以興夕以寧皦皦乎燭之而弗迷也粲粲然列之而有文也循乎其行之無忤步也確乎其歸之無異本也繹繹乎其繼也渾渾乎其無竅隙之有待於彌縫也若是者庶乎其名義之近之

也乎而集又何足以言之大江之南嵩為大郡物殷而家給土木之盛甲乙為比而又以文雅相尚抑豈無以美名表其居者乎誇者已張警者已末未有反身切求若是其實而大者也集又安敢不為之記哉惜乎集之不足以知之不足以言之也謹記之曰周氏誠存之堂作以某歲名之者集賢大學士姚公端甫題之者集賢侍講學士趙公子昂也

樂善堂記 虞集

京師之南城有爲堂焉而名之以樂善者承事郎左藏大使渝人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後二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質求予作文以記之集聞諸長老曰昔吾蜀全盛之時以詩書文學起家若勲業事功昭著閥閱見聞可考知者不論論其事物俗宜近民者云城邑自漢晉近逮唐宋豪傑所營置往迮而在其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閒有僭竊者崛起攙搶於其間非降即亡事亦旋定故其民積安於豐厚

屋室之華壯錦繡之穠茂滋味之腴盛貨利聲色之毂阜精麗自東南言纖靡者莫或過之是以婚姻喪祭之禮宴游之樂服御之飾恒出於有餘又漸被夫文章詩禮之懿下至市井田野婦女兒子崖崖習誦讀知古今以孝弟信義相尚其不然者衆指目之詈斥之以為風嗟夫使其人所以易為善者豈徒然哉然而盛衰治亂興廢之相尋非惟其數也理若是矣國家將啓南服獨先受兵芟夷剗刮者幾百年而後昔之所謂盛者始掃

地無復遺餘矣脫身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既生全焉又富完焉又將以子孫衆多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不異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蓋有以徵其前而望諸後者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受知世祖皇帝特命筦庫保定非常例也嘗歸其鄉修先人墳墓而收其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教養恩義甚篤君子以為難能有司嘗旌異之今官進而年益高三子歷仕將顯要其福蓋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觧舟鄂渚風引之入

世祖皇帝軍中得名見論兵事奇中世祖以之北來然不願仕故以翰林應奉終其身史進士質之父史先生駱公之甥也胡君常以駱公之命續兄弟之好是以進士為之請集亦蜀人也故為之屬筆以記不敢辭後有以盛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在胡氏尚有徵於予言也

悠然亭記 虞集

郭君彥達有亭曰悠然取陶淵明南山東籬詩語也予愛其引興高遠欣然為題顧客有笑於座曰昔柴桑翁

生不逢時自放於草野之間托此言以自見其無所事乎當世者也今彥達以聖天子潛邸文學之舊以其習於朝儀也率其屬以佐其長執事就列嚴恪齊整其得為悠然乎予告之曰何傷也亦各見其志云耳心累於物則窘我室廬使適寬閒而就優逸猶若皇皇何心之中扃虛明應物無迹則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外無矜容內無逸志則亦何害其為悠然也古之君子常以陶先生上配孔明論者以為至當信

之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乎試以孔明論之方其龍卧草廬三顧之車未至其悠然固與采菊者無異也及其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奬率三軍北定中原軍務誠勞矣然八陣之方嚴褋耕之整暇羽扇指撝於從容而山川形勝盡在風雲之變化子謂此時孔明悠然乎不悠然乎客曰淵明之悠然衆所共聞孔明之悠然誠未之聞也然則彥達上荷主知雖進用顯要有不足悠然者乎客請書其說與彥達爲亭記

秋亭記 闕名

余識杜君企顔於其從弟德明氏之館企顔朴茂喜讀書未嘗有紛華之悅一日出李昭文所書秋亭二字謂余曰故燕城南邊多隙壤吾宅在焉秋亭則吾圃中之小亭清泉流其北廢壘峙其南若山然吾仕而歸則服勤於樹藝之事臨流濯足而休于斯亭則與客論遺經以究理義之奥或對酒雅歌吹簫以寫夷猶之悰亭無時不在而獨以秋言者則以為京師之名園美地佳花

勝卉皆有力者之所能致而花卉盛時車馬日集則又皆富者之專賞也吾不得與焉然而秋亭搖落之餘園空池冷游者亦無寓其目矣顧吾亭前之松檜則鬱乎其青亭後之竹則漪乎其綠丹楓紫菊之錯出於其左右是吾亭於秋為獨宜蓋貧賤之所有恒不足於暄妍之姿而富貴之所樂者曾不足以禦夫霜日之變故吾雖不得於彼寧甘處吾之所能有者焉豳風之詩不以正月首章而數以七月言者所以虞卒歲而謹始於此

也世之人當春夏之時亦有涼秋之思者乎企顏所居金源氏之遺址蓋昔日繁華之地也庸詎知後人之因寂寞而為亭以玩其秋乎企顏之所以秋名其亭所思者遠矣企顏名師孟今為方城主簿云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一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二

明 賀復徵 編

記四十三

閱江樓記 明宋濂

金陵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皇帝定鼎于兹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曁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

一游亦可為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遶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錫嘉名為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與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遥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

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蕃舶接跡而來
廷鑾琛賝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内外之
所及也四裔之遠益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
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
此朕拯諸水火而登于袵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
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此樓之建皇上所以
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
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

不過樂管絃之浮響藏燕趙之艷姬一旋踵閒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為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為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為安流無所事乎戰争矣然則果誰之力與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臣不敏奉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畧而

不陳懼褻也

苦齋記　劉基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有十二楹覆之以茆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劒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崿皆蒼石岸外而臼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楝側栢之木黃連苦杕亭歷苦參鉤天

之草地黃游冬蔵芑之菜櫧櫟草斗之實楉竹之筍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閒采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苦難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櫝茶亦苦於常茶其洩水皆礬石出其源沸沸汩汩瀄滵曲折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遊而從者多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窊而室焉携童兒數人啟隙簃以藝粟菽茹啖其艸木之糞

實間則躡屐登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泠樵歌出林則拊石而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為倚伏者也人知樂之為樂而不知苦之為樂人知樂其樂而不知苦生于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粱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于不測而不知醉醇飫肥之腸不可以實蔬糲藉柔覆溫之軀不可以御蓬

貛雖欲效野夫賤隷跼蹐竄伏偷性命于榛莽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為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記

棣蕚軒記　劉基

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予以事至蕭山過故人包與善留舍于其棣蕚之軒明日予還居越無何與善以書來言曰大同之先舊為山陰人今徙家蕭山三世矣先人一身無兄弟而大同之兄弟五人先人因以棣蕚名其軒且卒遺命無負吾所以命名之意願先生為我記之按棣蕚之義出自小雅周公不幸遭管蔡之變故作棠棣之詩極天下之人情以致儆于世之為兄弟者今包君之命其軒不亦遠哉夫兄弟一氣之分也兄弟不親亂

之本也雖有家室將焉保之先王之教不行此義不明於人心久矣血氣之欲流爲忿爭簞食豆羮不能相讓由是干戈尋於門庭鬩鬩作於戶牖然後手足化爲豺狼而人道絶矣夫父母之生子無不願其人人昌且熾也父母沒而兄與弟不相容死者之目其不瞑於地下矣邑氏兄弟能無忘其先人取詩人之旨而服膺焉去其所戒而敦其所勸使祖考慰于上而子孫沵于下吾見其世澤之未艾而方隆也昔者湯以日新銘其盤

武王以敬義書其几杖罷用朝夕見之以啓其心迪其惪學聖人者師焉然則茲軒之扁當無愧于古人矣吾子勗哉

戇窩記　方孝孺

士之可貴者在節氣不在才智天下未嘗無才智之士而世之亂也恒以用才騁智者馳騖太過鉤奇竊名之悦其君卒致無窮之禍而氣節之士不為焉氣節者偃蹇可畏而才智者敏慧可喜可喜者易以成功亦易以

致亂欲制禍亂於未萌之先非得可畏者而任之不可也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世視人君之尊不為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戇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為重狐鼠之盜瞯其進退以為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而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譬彼甘脆之味雖累時月不食未足為病而薑桂之和不可斯

須無之人君無可畏者在其側欲無危敗難矣余少慕古之戇者欲起長孺子布與之交而不可得則思博交海内之士以觀其所存謂余為戇者有矣而慕乎戇者未始或見豈節義之士獨少於今之時乎抑遇合之術固有所不同也今天子懲近代之弊立諫諍風厲在位俾得言事誠得戇者出以應其求則治道可成矣同邑潘君伯理甫年七十餘而以戇名其寓豈慕長孺等者乎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惜其老而不獲見於用也然

有志者不累乎用舍居乎家行乎鄉與用邦國奚異焉使長孺子布為布衣亦將聞于世傳于後其肯泯然與庸衆人等乎君居其名師其道言論事為必有卓乎越於世者是亦余之所慕者也

蘿月山房記　方孝孺

處焉而樂者不如慕焉而樂之之深也人之常情久則玩玩則厭心生慕則好好則樂心生苟有天下至美之物心一厭焉則雖貴而必賤淳熬擣珍世之美味也使

常食者言之未必識其為至美虞韶象武世之美音也使常聽者聆之未必知其為善樂是以富貴者不知祿位之可樂而貧賤者慕焉山林之士不知幽寂之境之為高而富貴者思焉然以貧賤而慕富貴則為鄙以富貴而慕林泉則為達其於外慕一也而賢否異焉者蓋無欲而貧賤猶不失為善人無道而富貴其為不幸也大矣世之賢士多喜林壑之趣而忘乎爵位之為崇其亦有以也哉廣海何茂先資敏而文年少而奇其乃父

當草昧時識真主於龍埸之頃遣使迎降使守十餘州不血一刄而歸職方其有功于朝廷甚偉用是歷大藩者二十年遂剖符與諸徹侯等茂先生長於富貴之中足未嘗履丘壑目未嘗覩林嶺性雅好學蕭然有出塵之姿其言論詩章若林居澗飲追雲月而遺氛垢者之所為又絕去軒裳綺紈態號其南門賜第讀書之室曰蘿月山房取杜子美過何將軍山林詩語也室之內外環以法書名畫奇石靈草在輦轂之下而有蘿浮衡麓

間意聲利之人從之遊莫不自失也夫薜蘿之月隱居之士夫孰不見而未嘗知其趣茂先以之名一室而坐移嵩山窓林於戶牖之下欣然而樂忘乎富貴之可羨是果曷為而致此哉蓋其天資近道超乎世俗之表宜其不為勢位所動也然心可樂乎物而不可溺乎物苟得其樂而不為物所溺雖祿位不足為累苟溺於所好而不能樂其趣雖林泉之清亦足為役志之具而已故士果有以超乎萬物則萬物皆為我用無以過乎物則

一心將為萬物役聖賢之學所以貴乎窮理盡性使此心浩乎與天地同體故處富貴而不盈遇貧約而不歉臨大故斷大事而不懾若是則利祿不能使之污山林不能為之清出處隱顯將無所不宜茂先之賢倘有意於是乎果出於是則雖于美復起而為茂先賢不能以有加矣而予也何足與聞之

寫易軒記　王褘

去淳安縣治北五里山巒迴合其地曰石峽有方氏之

居焉方氏在宋季有以掄魁致位禮部尚書者學者稱之曰蛟峯先生宋亡堅卧不起而推其所學以淑諸人因即其居為書院尚書之曾孫以愚實世其家學且蚤擢世科仕郡縣入為太史屬當運去物改之餘亦復遂其高節而無媿又去石峽北五里珠佩峯下結屋居之去人境益以遠學徒有執業來受教者勿拒也此其進退出處庶幾有合於易道之時中者乎太史晩益好易嘗即寓易之軒而以寓易名之禕之先大父昔嘗主教

於書院交方氏也久於是太史以契家故屬禕為之記
昔者竊聞之易之為書廣大悉備四聖人精神心術之
所寓者何其微也然而有先天之易焉後天之易焉要
其畫卦重卦之義固不同也是故陰陽奇耦積成三畫
而為八卦此先天之易也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是畫卦者積陰陽奇耦三畫而始成也
八卦之三畫既以成列復重以本卦之三畫而有上下
二體既又相錯相盪而六十四卦互成焉此後天之易

也故曰兼三才而兩之是重卦者八卦之上復加八卦而非三畫之上遞加一奇一偶為六畫也邵子之圖以乾夬至剝坤為卦之次第雖與易經不合然實自然之序若其所謂八分而為十六而為三十二而為六十四者斯蓋使人觸類而伸之以見易道之無窮而重卦之義不在是矣然吾朱子乃有取於是焉則後學之不能無疑者也雖然盈宇宙間皆太極之妙而人物得之以各正性命然則易固我之所自出者也故求易者在

乎内反諸心精體而實踐之以會夫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固不必惟文字之為泥也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物生乎心也此固易之本而聖賢之所謂學者歟太史之居于斯也觀象而玩占心之所契必有得於文字之外者而余何足以知之姑疏所聞以求質請遂以為記焉

石岡書院記　楊士奇

吾邑蕭自誠先生來京師屬余記其石岡書院余與先

生之子翰林庶吉士省身交嘗聞書院興壞始末石岡在邑東南半舍許仙槎江之西梁蕭子雲十七世孫諱遜者始自峽江徙居之遜七世孫諱儀鳳宋舉漕貢始即其居之近作書院聚宗族鄉人子弟而教之儀鳳之子子安為王府掌計從文丞相舉義事敗覆其家書院亦廢掌計之從子福可明經擅為古文詩辭復作書院又廢於元季之兵國朝混一海宇福可之孫則善復繼作之而隱居教授其中蓋先生之父云吾嘗竊謂吾郡

之俗所為可重非他郡所及者其民務義修禮尚氣節雖至貧不肯棄詩書不習至賤者能誦孝經論語曉知其大義凡城郭閭巷山溪林谷之中無不有學富貴者遇逢掖士必敬禮之不敢慢易而尤重世族茍其世賤後雖貴盛人固不願與齒而彼亦不敢以其貴盛加人吾鄉之俗如此吾何以知其可重也吾嘗下彭蠡泝大江浮洞庭游乎楚郢之間又涉淮道舒而東上下數千餘里或行數日不聞絃誦聲覵其人之所務朴者事漁

稼智者趨賈販以逐什一之利率資大勢厚者爲雄長不務乎詩書禮義不重乎逢掖之士也不辨乎世族也吾未嘗遍歷於天下而齊魯古稱詩書禮義之國今聞其俗猶不類於古昔然則論風俗之善惡必由乎教學之廢興故先王治天下皆拳拳興學於家塾黨庠術序亦各有制焉石岡書院固古人家塾黨庠之制考其創建以來雖屢廢之亦隨有賢者起而復之不至乎終廢吾郡之不廢其學類此故其風俗所以可重者有由也

嗚呼一郡一邑之中不廢其學而俗有可重况于為天下之拳拳於學也哉是不可以不記

肦菴記 岳正

肦生既三黜於禮部始大知懼已之未至乃謀所以增益之者作為小菴聚經史圖籍於中因以所自號肦者名之客有稱知已者過而問曰子之所號其諸取之曹孟德所云雞肦乎哉何謂也生蹙然曰葢亦近取諸身而已矣客稱為知已曽不諗吾處事以為行殖學以為

文者乎以吾自視雖無過於古人亦無甚媿於今人也奈何柔者謂吾強和者謂吾掞愿者謂吾狂通者謂吾執庸者謂吾深巧者謂吾拙知者謂吾戇同者謂吾别一言或唱和者盈百是以動輒致挫言斯召慝其為窘且辱也亦甚矣乃不知飲恨發憤屏舊圖新以否易泰用詘求信方且據菴危坐玩圖味書口是心然畧不嗟咨豈神靈鬼怪左執陰迷顛倒揉亂役役于斯不然何好何樂而甘為之不辭與抑嘗思之吾之窘辱也實肋

之無得吾之好樂也實肋之可惜故既以自喻而又以辱吾之室客乃撫掌大喙曰有是哉

獨坐軒記 桑悅

予爲西昌校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憩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關閩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嚼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揚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

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迹少加襃貶以定萬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丈池種芰荷地雜植松檜竹栢予坐是軒塵坌不入胷次日拓又若左臨太行右挾東海而蔭萬間之廣厦也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人則為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為交游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為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於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覺紛拏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拏糾錯者皆世

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何陋軒記　王守仁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為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

之縟然此猶淳龎質素之遺焉葢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為陋也夫愛惜面背棼亂白黝濬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葢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䠞將無為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孚比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

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為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習遊適之道畧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覲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軒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縶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

厲頑梗而錐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為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後來者

眼空臺記 祝允明

鴻山自棲梁伯鸞以來居者不易稱可知已樵豎耨夫何有於地乎逮西野華公德始能居之亦始能稱之闢

古搆新名其特勝者至十有八嘻盛矣哉山於是為中興其間曰眼空臺者惟吟眺之所間嘗以語余余想其燕閒之時觴豆之隙哦興横生浩氣欲吐則振衣而上於是衡睇六合冥諧太始不見有一長物雖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瘁禽蟲之鳴寂奔伏以至乎烟霞之互彩日月之代明萬有錯於前而曾不滿吾之一瞬故舉所見而空之此其加於人信遠矣然而空有之際取舍之間而是非判焉公察之久矣故自其有而論之則日用

百需釣弋之微亦不可以去自其空則混沌七鑿宇宙之大亦不可以執譬諸飲食方食為有食已為空如不食以為空不可也食已而猶執之亦不可也葢萬物皆備吾身而初不物於物乃君子之道也此言不可去者也又況有是非者介乎其間鉅橋之粟於紂為有而武王為空時則主於空居延之節於蘇武為有而李陵為空時則主於有故空有不在物而在眼不在眼而在心不在心而在理不然無擇而畢歸於空西方之言非公

之意也故公之所謂眼空以道為樞者也古之為觀者若山淵之平莊周惠施之眼也是齊也非空也塊岳杯湖李白之眼也是大也非空也二子燭道未盡故齊之大之而未至於空若公於是無必乎齊無必乎大其視夫山河草木之屬流而自流峙而自峙以極於萬有之積而各具自然竟無一事凝塞於吾中者而又矧乎傷道敗德之物贅疣桔槷之具齷齪瑣屑膠擾煩亂交病吾心眼者哉九霄上幬八紘下陳曠然吾兩瞳子唯見

一道道以眼著眼以臺著不可謂臺罔功予不佞請發空之道以鏡於臺

警齋記 羅玘

警齋記予記也予為徐信夫記之也信夫何警也予知之警生於有心土石草木之無心莫之能有警其非動物故也雖動物之有心有有警者有無有警者有有警亦若無有警者烏有之不能為巢居他烏之巢至其自為則螘卵犢雛焉是之謂鳩拙畜有之見虎而逐叢角而

羝以遺虎飧是之謂羊狠獸有之見木而登且登且下而卒亦莫之能上下是之謂猶豫鳥有之俛而啄仰而四顧鷁過之過也彈過之過也是之謂鳥警其於人也在鳩拙為蒙為木強在羊狠為自催於辜所謂有無有警者是也在猶豫為太蚤計為多心所謂有有警亦若無有警者也在鳥警為常惺惺所謂有有警者也今夫鳩拙之與羊狠同於無警者也而世之人有以鳩拙自退者乎寧為羊狠敗焉後之懲者則又警之太憂持之

太固於是有猶豫焉猶豫者悔吝之囮也猶豫之警非警也非固爲警也有待焉然後有警焉其惟鳥警乎是之爲善警嗚呼信夫之警其亦有取於是也乎然予又感夫鳥微物也俛而啄取以養其生仰而警焉以避其害於鳥可也而君子之居人上也其亦有俯而取乎則十目視焉十手指焉而害斯至矣雖有百警其可乎哉今夫龍非不昭然靈矣然以其有所嗜取也人得而擾之亦得而醢之若鳥獸然以龍之靈而豈無警乎警不

足恃也或曰龍以聾取辱非警與嗜取之罪也則予不能知矣然信夫方持是警為牢以臨崍民予記警齋者不可以不告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三

明　賀復徵　編

記四十四

碧嶢精舍記　明楊慎

滇海西斥舍舟登陸俗曰高橋稽之古志橋實曰嶢以山形似秦嶢關受此稱爾高嶢與碧鷄相望如箭括毛東鎮氏有别廬在其下精舍之顏˙古定曰碧嶢慭猷

疑于楊子曰兹嶢也沂知之沂號之如俗所不知何易諸已諸楊子曰無易仍爾也君子期人以雅不以俗待人以博不以陋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經書善稻吴名則伊緩也經書大原狄名則大鹵也經書蚡泉狄名則矢胎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甯曰物類地形當從中國至于名人則從本俗楊子讀而詮之曰大哉孔子辨物正名奥哉穀梁啓蘊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大鹵伊緩矢胎而從大原善稻蚡泉也名從主人故介

葛盧戎曼子皆不易矣慎往年執簡史局紬書藏室見洪武中有請以春秋兩漢地名名今各驛傳詔既從其請史復書其事皇祖之謨春秋大復古之意也慎自執戟于滇每慨物類與地形名失之陋俗名嵃嶢而為禄賧吕閤而為吕合金浪巔之為丁當丁瀾滄江之為浪滄江也不止嶢之為橋耳方言既訛郡志踵謬豈君子雅俗而博陋之心為盛世一統而同文之義乎東鎮于春秋專門其學而又以世族閥子明習當世是名也

固雅俗博陋之濫觴辨物正名之拳石與因注而志之若夫臨睨眺聽之美薈蔚清泠之興卷中能賦者則倫矣

雲局精舍記　楊慎

點蒼山之麓有玉局觀焉四時有雲氣帶其間於夏尤著故狀其景曰玉局夏雲張子九言有書舍在其左予題之曰雲局精舍一日坐予于堂曰請問學予曰子知夫雲乎知雲則知學焉夫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無

雲則無以為雨矣猶之地產植物花者為實乎實者為花乎無花則無以為實矣夫學何以異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無文則何以為禮無博則何以為約今之語學者吾惑焉厭博而徑約屏文而徑禮曰六經吾注脚也諸子皆糟粕也是猶問天曰何不徑為雨奚為雲之擾擾也問地曰何不徑為實奚為花之紛紛也是在天地不能捨博而徑約况于人乎雲天之文也花地之文也六經諸子人之文也見天人而合之斯可以會博約而

一之此學之極也張子避席曰夫子命貫矣請終身誦之

西峪草堂記　唐順之

靈寶陝洛之衝也環而山者以數十而西原獨當其僻處西原蔽秦山之南委蛇數百里散而藪者以數十而西峪又獨當其最深處峪口偪仄始疑路窮忽然中開更出異境茂樹淺草森陰蔽虧水泉瀌瀌若驚蛇出沒草間其人鹿視而穴居可二十餘家於是許君廷議遊

而樂之乃即峪口作草堂於其上仰而眺秦山俯而顧
西峪烟雲竹樹隱見千態不下席而盡取之其勝又於
是為最己亥歲予見許君於京師君為人豈達魁岸尤
以兵自雄余固意其必且為國家建萬里勲也一日與
予論草堂之勝且曰吾將去而休於此矣余笑而詰之
曰君不聞馬文淵昆弟之相笑者乎夫嵬才傑士其所
寄意必於奔湍洶湧之川巑岏崔巍之峰泱漭千里之
野極世間險怪瓌偉超曠之觀然後足以饜其耳目而

發其跌宕濩落不羈之氣若夫耽水竹之清幽蔭樹石之蓊薈此則窮愁枯槁之人漠然無所振於世而有以自足其樂於此夫固各自爲尚而不能兩得也今君試料才氣與文淵少游竟何似國家且北收河南南繫交酋之頸假令據鞍躍馬今之人孰能先君者乃欲乘款段優游閭里自比少游其寧可得耶三門之間洪河巨石怒而觝擊砰砰磕磕若戰鼓然百里之外有聲而觳函又秦漢以來百戰故處過而覽者莫不躊躕慨然想

見乎揮戈濺血虓虎喑嗚之雄此皆險怪瓌偉世所駭詑且近在君衣帶閒君何不寄意於此乃欲自託於寂寞背嵬才傑士之好而就窮愁枯槁之所樂此又何說耶噫嘻吾知之矣君居河上豈常受河上公語耶故曰養辯於其訥藏勇於其怯然則君之欲為彼而姑為此也其有意乎倏而蠖屈倏而虎躍則余不能窺也已

企頼亭記 王慎中

頼陽東溪相傳巢父洗耳處而箕山之上葢有許由塚

疑於有其人矣彼其惡以天下累己而逃堯之見求宜其去之幽昧荒遠使不可即而其生且死不離乎箕潁之間豈堯之仁不屈一夫之所守不待去遠自不患於見奪抑其善於自泯能使堯終不得而累之以天下而無事於遠去是亦高矣吾又有病焉夫其求之而逃之而不遠而能使其終見舍孰若無使為其所知而莫我求也高世之士天子有不得臣諸侯有不得友非謂其爵之而不降禮之而不就偃蹇傲倨抗其跡於巍

巍揭日月以行其灼灼之名而以為高也湛乎與俗同波芒芒兮其與衆人皆愚覿面有不見其船同席有不睹其形而臣且友之故不可得耳今將待其詞命之至而後以為已汙艴然作於容氣顯與黃屋絶烏覩所謂高哉好奇之士猶奓然道之何也康衢之老人樂其食飲歌聲發於腸肺使堯聽其歌而不知其聲得其聲而不知其人是吾所謂高也當堯之時環康衢而處者皆可以為巢許而泯不見稱二子者以不能為高而來堯

之見求反以辭而逃之見名為高而傳於後不亦異哉
縉紳先生方且原帝堯重禮之指決其事之無有以闢
傳者之妄予以為正使如好事所談以為實有尤不得
後以為高耳西亭君作亭以自休名之曰企頫君其猶
眩於莊生之誇説以為甚高而慕之耶而聞君之名亭
者乃始莞然以笑曰彼二子者與之以天下之大而不
受西亭方以宗室之冑爵秩命數出於有司之所議
器服宮輿皆自上予之也而奚以慕二子者之風夫匹

夫之微長於貧賤而能不移於富貴蓋多有之生於富貴之中超然獨離而不溺於所習是可以為難耳𩣺焉辭千乘之國或不能不見色於豆羮一介不受之誼至為細淺而可以不愧於千駟萬鍾不顧之大節西亭君者予及與之遊而知之其於富貴蓋生焉而不溺其好學自敏知慎於分義之際可以不苟取於一介如是而作亭曰企頼奚不可者笑者尤怪之曰異哉所聞康衢之民皆過於巢許而宗室之富貴乃可得而企之也嗟

乎非聞者之不知則何以記企頫之亭

畏壘亭記　歸有光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吴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争棄之予妻之家在焉予獨爱其宅中閒靚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中有清池古木壘石為山有亭登之隠隠見吴淞江環遶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刹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予始名之曰畏壘莊子

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晝然智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予居於此竟日閉户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荊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黄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為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花史館記　歸有光

子問居長洲之甫里余女弟壻也余時過之泛舟吳淞江遊白蓮寺憩安隱堂想天隨先生之高風相與慨然太息而子問必挾史記以行余少好是書以為自班孟堅已不能盡知之矣獨子問以余言為然間歲不見見必問史記語不及他也會其堂燬新作精舍名曰花史館蓋植四時花木於庭而庋史記于室日諷誦其中謂人生如是足矣當無營於世也夫四時之花木在於天

地運轉古今代謝之中其漸積豈有異哉人於天地閒獨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不知止耳靜而處其外視天地閒萬事如庭中之花開謝於吾前而已矣自黄帝迄於太初上下二千餘年吾靜而觀之豈不猶四時之花也哉吾與子閒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内視二千餘年不啻一瞬而以其身為已有營營而不知止又安能觀世如史觀史如花也哉余與子閒言及此抑亦進於史矣遂書之以為記

借竹樓記　徐渭

龍山子既結樓於宅東北稍並其鄰之竹以著書樂道集交遊燕笑于其中而自題曰借竹樓方蟬子往問之龍山子曰始吾先大夫之卜居於此也則買鄰之地而宅之今吾不能也則借鄰之竹而樓之如是而已方蟬子起而四顧指以問曰如吾子之所為借者特是鄰之竹乎非歟曰然然則是鄰之竹之外何物乎曰他鄰之竹也他鄰之竹之外又何物乎曰莫非鄰莫非竹也莫

非鄰莫非竹之外又何物乎曰會稽之山遠出于南而
迤于東也山之外又何物乎曰雲天之所覆也方蟬子
默然良久龍山子固啓之方蟬子曰子見是鄰之竹而
樂欲有之而不得也故以借乎非與曰然然則見他鄰
之竹而樂亦借也見莫非鄰之竹而樂亦借也又遠而
見會稽之山與雲天之所覆而樂亦莫非借也而胡獨
于是鄰之竹使吾子見雲天而樂弗借也山而樂弗借
也則近而見莫非鄰之竹而樂宜亦弗借也而又胡獨

于是鄰之竹且誠如吾子之所云假而進吾子之居于是鄰之東以次而極于雲天焉則吾子之所樂而借者能不以次而東之而其所不借者不反在于是鄰乎又假而退吾子之居于雲天之西以次而極于是鄰則吾子之所樂而借者能不以次而西之而其所不借者不反在于雲天乎而吾子之所為借者將何居乎龍山子矍然曰吾知之矣吾知之矣吾能忘情于遠而不能忘情于近非真忘情也物遠近也凡逐逐然于其可致

而飄飄然于其不可致以自謂能忘者舉天下之物皆若是矣非子則吾幾不免于敝請子易吾之題以廣吾之志何如方蟬子曰胡以易為乃所謂借者固亦有之也其心虛以直其行清以逸其文章鏗然而有節則子之所借于竹也而子固不知也其本錯以固其勢昂以聳其流風瀟然而不穴則竹之所借于子也而竹固不知也而何不可之有龍山子仰而思俯而釋使方蟬子書其題而記是語焉

姚太史風樹堂記 陳繼儒

往乙丑秋操一葉弔孟長節母於婁門東之十里餘步月入村太孺人輿櫬猶在舟次肅衣稽首退而愴然賦詩以贈之乾坤局脊敢求全一把黄蔿枕墓田孺子但言耕稼事門生多廢蓼莪篇木鷄望去何曾鬬金馬拋來不受憐哭罷白楊風夜起蕭蕭落葉打窻前爾時夜分矣猶聞丁丁椽木聲余問何以曰先慈嘗欲結茅墓旁而未之逮也奉遺命考室三楹其中龕奉父母主兩

旁供如來置苫塊出入謁于斯春秋禴于斯食于斯寢于斯生于斯死于斯題曰風樹堂志悲也堂之四周長松數十章老梅數十本修竹數百竿雜花繽紛羣羽翁集隱几絶巢燕之泥橫渠下捕魚之栅冠蓋濶希瓢笠狎至望見者疑有僧寮農舍而不知為孟長太史公蛩吟鼠泣處也孟長居廬閴静嚴潔酒肉不御國事不談非特精講禮家言抑亦得放士逐臣居貞儉難之體傷哉貧也但恨不早構此堂以娛太孺人耳太孺人而在

或爲介子推之母子遯綿上而耕或爲袁夏甫之母子穴土室而視今兩者無一焉而以區區五斗之養毋且病而殁于京扶三千里之喪至淮陰聞嚴譴毋且震而匍匐于道老魅遺銀鐺四出窮捕鈎黨人吴兒蜂擁數萬餘捉緹騎撲殺之文起孟長莫能禁命在箕風斗口間太孺人有靈度且登于木嘯于梁盼而祝曰尚慎旃哉而禍且岌岌矣昔劉元城終夜熟睡鼾聲撼墻屋徐有功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彼何人也孟長何人

也徘徊墟墓有時定睛不相矚吁喘不相聞俄裂眦作電光俄大吼作霹靂鬬一似飲重恨茹積哀絶未見虩虩震驚有索死覔活之意或勸之斷髮而逝複壁而藏弗應也丁卯見母畢會天子剪除元兇拔登衆正風木之堂蕭蕭翹翹卵不及瑕巢不及覆幸存于麏麚蓬翟之鄉而孟長行且告墓出山矣其言曰重耳以十九年霸晉勾踐以二十年霸吳老氏胎于母腹中者七十餘年髮垂白而後始出世今某褫鞶于乙丑賜環于戊

辰雛之離母也學道修行人之去死地也得無太蚤乎子何以教我陳子曰孟長鐵漢也廬墓之三載直抵重耳勾踐老氏之數十年良醫成于折肱神仙成于息踵名相成于憂患出山非早請為脂車秣馬以壯君之行但願孟長坐中書政事堂如坐姚家村風樹堂中可矣是為記

用拙樓記　陳繼儒

吾友杜玄度所居有用拙樓屬陳子記之陳子咨其義

曰吾少而讀天下書善忘登朝不十年解綬歸善倦藥裹不去善病治家人產善拙與人游未知其眉睫喉嗉胸臆閒事善憒憒蓋世莫余拙也雖然吾道是也昔者杜子美之句若為余設者陳子曰吾游于世而覺論語之為異書也參之魯回之愚蓋三致意焉何者以其拙故也拙者以艮止以巽入以隨動以遯藏以謙始以泰終知此謂之至人而儇捷狡獪之徒顧反竊竊然笑之庸詎知愚公之徒山不如卧遊之適也陶長沙運甓不

如抱甕之安也何晏之談塵不如括囊之無咎也石季倫之金谷不如一瓢之屢空也謝康樂之挈裾捉席不如籃輿之真率也夫巧者以為得而拙者亦未必失也拙者以為失而巧者亦未必得也皆天也鵲之巢而鳩奪之蜂之饍而人甘之然則巧勝乎拙勝乎善乎玄度之用拙也嗟夫蝎升而枯鸛噪而敗雀掉而鸞鼠譎而獄猿捷而射人巧而禍才賈忌富賈怨辯賈辱宦賈譏使人人而玄度若也天下可以無事矣故曰太沖若盈

大明若昧大巧若拙吾願與玄度共勉之玄度交知傾海内名士不索之記而索之陳子其真有用拙之意也夫

文漪堂記　袁宏道

余既僦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徐文長所書文漪堂三字扁其上或曰會稽水鄉也今京師囂塵張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無尺波寸沼之積何取于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是未既水之實者也夫天下之

物莫文于水突然而趨忽然而折天回雲昏頃刻不知其幾千里細則為羅縠旋則為虎眼注則為天紳立則為岳玉矯而為龍噴而為霧吸而為風怒而為霆疾徐舒蹙奔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水也夫余水國人也少焉習于水猶水之也已而涉洞庭渡淮海絶震澤放舟嚴灘探奇五泄極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水無非文者旣官京師閉門搆思胸中浩浩若有所觸前日所見澎湃之勢淵洄淪漣之象忽

然現前然後取遷固甫白愈修洵軾諸公之篇而讀之而水之變怪無不畢陳于前者或束而為峽或迴而為瀾或鳴而為泉或放而為海或狂而為瀑或滙而為澤蜿蜒曲折無之非水故余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低秀冶非不文也而高者不能為卑頑者不能為媚是為死物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形者也夫余之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于睫前而子不知子則陋矣余堂何病焉

歸仁書院記

鄒元標

湯儀部義仍以詞賦鳴一代其子伯開銳志聖學一日贄而謁予譫如也予語之曰尊公從盱江遊深有契于象外之旨顧性不受羈常托跡以遊于世世鮮有知之深者子起而紹明光大之尊公明德有光矣伯開起而言曰不肖之不敢自隕隊也實家大人耳提之力而不肖常惟學必聚友聚友必有地近搆一居業地後為閣祀先聖其中前為堂又前為門凡數楹顏曰歸仁諸者

碩秀彥欲商訂疑義共式臨焉惟吾師一言語之予曰

善哉子顏歸仁之義若何曰開竅以學在明德明德在

親民曰親骨肉肝膽形神不分真有天地變化草木蕃

氣象世之卑者相戕相賊曰尋干戈以剸人而高者固

執我相物而不化夫即賢且知矣天下不賢知者皆吾

與也而何以歧為此不肖之意也惟先生教之予曰斯

義奥且宏非一時所能竟姑與子淺言之而子姑聽之

予常受學長者長者指予曰子心慈而性多忽忽生慢

慢生傲傲必至于敗乃德斁乃度遂為世戮民而予不自知予拜而泣下曰先正以傲乃謙之反予今請事于謙長者曰孺子何易言謙也謙者若無若虛成德之稱予今欲益之以謙必始于學學方知非知非而後能自訟自訟而後能知仁知仁則不知人為我我為人常以身為百谷王而人之歸也誰能禦之予復拜長者徵先生言不自知迷謬至此所不矢心改玉以負先生者如日然今老矣其不負長者教道幾何渣滓未化天地懸

隔此亦惟老而自知之請即以語子子謂何伯開曰謹
受教予又進伯開曰歸仁之語自吾夫子一提而孟夫
子再發之以民之歸仁猶水就下獸走壙水就下者水
之性也獸走壙者獸之性也惟仁是歸者民之性也學
必知性而後能盡性盡性而後能盡人物之性贊天地
之化育不知性日與蚩蚩者游一膜外皆秦越矣此豈
飾一智矜一行者能承之子勉之哉伯開别予執手送
之曰予初為子喜今為子危夫子以一少年毅然無前

真吾道貴育予能無喜然子見有學道而立于百尺竿者乎昔有一人問道老僧老僧曰子當從百尺竿頭進步其人望百尺竿并力而升至于巔大喜曰異哉吾所見或問曰何居曰吾見吾山若培塿見長江若覆盂見人物若野馬絪緼吾身與九天之上者遊匪吾師孰道我迺須臾風起竿仆其人墜地人復問曰何見曰吾見吾山水如舊目前與遊非親則故知也吾身在平地矣雖無前者奇觀然眎臲卼狀則大相懸殊予今登高而

招其望加遠得無似登百尺竿者乎顧子需之時日與予言實地事此歸仁之旨也其以聞之尊公曰予兩人年相若彼此冉冉老矣木落天空棲泊何所父子間有相師友而又集以良朋真生平奇緣切無令仁者在側笑予輩老無所歸也因伯關請次第其語爲之記

通明亭再記

王思任

通明亭成而愛憎毀譽至愛我者曰木甘穀苦石活金死不畝肥孫子而作無益至此其憎者曰何者不虧何

端不敬日月頗駛予與禍之父睨之而毀者則曰三敗來歸浚膏作堆刺人突兀猶不知四十九年之非譽者曰鼇峯筆起呼龍截水代有靈文事出玉髓王子聞之曰噫噫此皆不通不明之故也憎亦何究毀亦何譽君能求我君亦自求愛我以利譽我以福福分利分人乎天也今夫愛憎毀譽意雖分而情則合不過為亭而起也使吾不有此亭則愛憎毀譽何自而至昔者傖父居此豖其宮而益之以溷愛譽不至矣而憎毀亦不至豈

傖父邀獨寬之典哉人相忘之也人能忘傖父而不能忘謳菴是愛憎毀譽又不為亭起而為亭主人起也雖然亭為山水而設人遊其下者不言山水而言亭又不言亭而止言亭之主人亭主人不知也亭不知也山水亦不知也勞擾較計誰受誰想誰行誰識是愛憎毀譽不起于亭亦不起于亭之主人而起于其不通不明之心不亦惑而可哀乎稽山有樵叟賣薪歸輒徘徊不去問其故曰此見成地予每欲夕此一樂非人非我不即

不離其通人也哉其明人也哉

媚樵亭記 王思任

始余之搆通明亭也有樵至止恱焉數相過自許也吾亦耳其一二高話從千仞岡來恱其有蓬鬈而無蓬心恱其戟手交股坐我于栗陸栢皇之上亭成矣而樵不來併道不出此樵亦奇怪矣哉意者天遇而人求之日鑿混沌之竅朝看麋鹿之羣樵不能我忘而遂忘我耶我知之矣始余之搆通明亭也木石與居已耳而且追

琢之丹雘之標榜有加焉樵以為飾且陋宜其揶我而不來也樵乎而且來此亦何與爾我事夫所謂追琢丹雘者吾以之祀白榆者也白榆亦而家之所欲種者也今吾簡榾柮判槎枒誅茅編蒯以亭爾而來仍戟手交股也吾詢爾山無虎乎桂無蠹乎松無有辱封號者乎溪雲白乎泉月清乎換魚沽酒醉幾參矣夕陽牛笛聽幾闋矣樵乎毋以蘇秦縱横也誇有之知性者可與同居蔡宜蒸鷗宜笑爰居宜遠鍾鼓還子亭之朴而相遲

相望今而後柴也其來乎然而稽山籬下我儀圖之絕無知者又不欲留姓字樵乎何人哉或曰此古石户雲隱之流博大真人也偶来遊戲覺子眉睫閒有猜則入山惟恐不深矣棼索之而不可得矣有是哉王子瞪目咍歎窅然若有喪焉久之曰吾失之矣夫樵仙人也

愧軒記　顧憲成

昔柳子厚落職永州其所為文辭往往有無聊之色至如蘇子瞻又何超然自得也其詩曰日啖荔枝三百箇

不妨長作嶺南人可謂知所處矣予竊惟順逆時也窮通命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顧乎其外何則以憂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也臣不得於君子不得於親所宜日夜省愆補過兢惕以將之誠懇以格之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以俟之何則以樂憂近歎樂近盈是故柳既失矣蘇亦未為得也雖然是二子者固有說焉子厚倜儻負奇有經世心其暱於叔文等非直冀富貴而已一旦被不祥之名以出將何以堪子瞻高曠拔俗不能下

人人以故爭疾而中之非必工意也若是者曾不啻浮雲之過太虛而何足以介於臆然則子厚之憂子瞻之樂並自不苟耳且非獨此也子厚誠不勝無聊卒能發憤淬厲列於不朽與韓昌黎並驅則亦可以洗滌夙垢用自愉快消其窮愁子瞻豈不稱超然也哉而忠君愛國出自天性顧坐戇直數賈罪俾讒邪得氣重貽主德之累則黯慘懨惻殆有甚焉者矣此又以知子厚之憂未嘗無樂子瞻之樂未嘗無憂非恒情可得而測也予

無似自度去二子遠甚敢謬附於憂與樂兩者之間惟是奉譴以來自監司而下卒儼然而容之不及以政其州之耆老子弟顧以為是父母我也一切供事惟謹而而予靡毫髮報塞閒嘗與諸士有所揚搉大都不離於訓詁非能益之也於是乎歸而求之於六尺之軀猶然故吾徵發困衡總歸鹵莽又靡毫髮表樹怠其職而勤其享據其名而隳其實有愧而已予考州乘往莊公定山亦嘗謫於此甚有恩德至今人能道說之若焦泌陽

雖貴在日月之際莫之問也得失之鑒昭然甚明予將奚居哉因顔之曰愧軒遂書而為之記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周克鵬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

明　賀復徵　編

記四十五　園墅

君陽遁叟山居記　宋陸希聲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於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山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洑渚遁叟既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頤山谿曰蒙谿將以頤養蒙昧也在

易頥之象艮爲山山下有震震爲雷爲龍頥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頥象焉蒙之象亦艮爲山山下有坎坎爲水爲險頥山之下泉流於險而達於大谿有蒙象焉一旦遁叟觴谿山之神於庭酹而飲頥山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爲頥者朂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物養霧露以生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霜雪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養小材以爲蒸薪養茅菅以爲茨藉養竹箭以爲器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蠲

札瘥養昆蟲使咸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噫無或
養妖雲悖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滛露以澤惡植養疾風
迅霆以摧槁朽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荄養擁腫之朴不
為幹材養鉤棘之蘖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藟以困條柯
養蟠梗之根以固膏土養弗食之實以蕃庶生養雜毒
之藥以中凾氣養蟒虺蜂蝪以護巢窟養豺狼梟獍以
害羣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而竊爾實又酌
而飲蒙溪曰吾所以命夫溪之為蒙者朂子以決也子

其決於夷壤以發其源決於塞埴以通其流決於腴畝以施其潤決於涸澤以溥其惠決於廣陂使介鱗蕃育決於巨浸使蚪龍變化噫無或決於險阻以資其悍激決於林藪以縱其墊溺決於舄鹵以嗇其施決於池籞以專其利決於甽竇使黿鼉為畜決於沮洳使鼃黽得志維谿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實於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谿也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於道而不希於世養吾行

於德而不眩於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顯又將決吾心於仁義使不違決吾志於中正使不過決吾身於天命使不憂決吾跡於遁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與山谿揖讓竭吾歡而罷弁且歌曰山乎谿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衆乎

名堂室記 朱熹

紫陽山在徽州某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

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常以紫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殁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閭閻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所刻牓其所居之聽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每自病其卞急害道尉尤溪時嘗取古人佩韋之義牓其聽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

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為之銘官署中更盜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友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牓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躁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蓋聽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寐陟降在玆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溪胡公

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踐修服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名堂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悔而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於斯焉堂兩旁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静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

敘所以名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建閣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詒云

圭塘記 元歐陽玄

圭塘者中丞許公別墅之所營也塘之上有亭有堂有臺而總曰圭塘者斯塘之景可以都別墅之勝也曰圭塘何塘之形本豐而末掯象圭之終葵者因命之曰圭也塘舊為庸氏業在鄴城西距許公有壬居可二里許

公閒居出舊所賜金買之塘可五畝强餘地通二十畝而廣取道將至别墅夾道植柳名曰巷巷盤折而至門門扁曰圭塘入有壘石假山假山之後有菊壇古有盟誓者為壇藝菊而壇盟晚節也壇之北有堂三間東西舍各一中堂扁曰景延慕延篤之賢也延傳在范史人品與徐孺子郭林宗相亞而能研窮諸經雅奥又吕過之景本訓大近世好稱推慕猶他經傳曰善曰多曰嘉三字皆静修辭者作動字用蓋善即奬多即善嘉即歎

詠也堂之前稍東有安石榴一株因之為安石院其西南隅為臺其巔甃石為楯名之曰泠然漢人言神君至則泠然以風登者憑高而望近則趙魏平陸千里遠則西北太行諸山令人泠然有御風往還之意也然後菊壇之東別闢一徑稍北別為衡門入門循徑而西至圭塘水深可舟滿塘皆蓮作亭于中絕流為甬道達亭上亭成有蓮一蔕兩花生之因名曰嘉蓮塘四圍樹以梅竹松菊桃李為三逕而重行四時香色相禪入行蔽虧

間波揺樹隂人影閗錯如游罨畫溪也亭之西為雙洲洲對峙中有通道自亭至洲為納橋晝納而夜撤也舟穏若畫舫或篙或棹往來塘間惟意所適公昆弟翁季賔客留連觴詠竟日忘歸城中之人見公出必之圭塘往往載酒携樂而從酒酣賦詩度曲頃刻成什已而唱和盈卷傳之四方於是唐王氏輞川宋洪氏盤洲不是過也歲庚寅冬附書江右賈客劉敬忠不逺數千里至清瀏山中屬余記之書至日適有召命遂趣裝往赴之

而未暇作也壬辰秋叔子可行來京師奉圖及書徵貢
而余已被旨賜歸矣將行乃記之昔魏君立沼上顧鴻
鴈麋鹿謂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對曰賢者而後樂此
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孟子斯言所以發其陳善之端
而理實然也賢者心不役物故觸目之勝能會以心不
賢者遑知所謂領悟哉抑君子有九能謂之德音然後
可為大夫建邦能命龜作器能銘升高能賦皆是也公
於是役也位置之巧營繕之工使司卜築於有邦神必

協之緜矣觀其華扁疊見佳篇立成作鼊而銘升高而賦孰能加焉世之豪有力者傚公為園池無禁也公之賢儁能不易致乎余之記斯塘獨美公有大夫之能以濟賢者之樂雖盛於一時而事有傳之百世昔雖然賢能之於斯世不克盡力乎竹帛而致美乎林塘愚不識司造之生賢能使之用而使之止是歟故願陳君子出處之大義以告圭塘之主人云

西施山書舍記　明徐渭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若吳越春秋並稱土城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大道則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主者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疎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遠

其舍而畆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佃以漁以桑者盡畆
以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于此而樂之玆伯子使余記
余雖以病阻其觴然尚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
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其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
而且遷之一旦寥寥然為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於
其間或拾其墮釵於鋤掘迨於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
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嘘資野人之聚而
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

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為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櫃文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兹山而望之或觸於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頤耶

伯子名濬字景哲

梅花墅記 鍾惺

出江行三吳不復知有江入舟舍舟其象大抵皆園也烏乎園園于水水之上下左右高者為臺深者為室虛者為亭曲者為廊橫者為渡堅者為石動植者為花鳥

往來者為游人無非園者然則人何必各有其園也身處園中不知其為園園之中各有園而後知其為園此人情也予游三吳無日不行園中園中之園未暇徧問也于梁溪則鄒氏之惠山于姑蘇則徐氏之拙政范氏之天平趙氏之寒山所謂人各有其園者也然不盡園于水園于水而稍異于三吳之水者則友人許玄祐之梅花墅也玄祐家甫里為唐陸龜蒙故居行吳淞江而後達其地三吳之水不知有江江之名復見于此是以

其為水稍異予以萬歷己未冬與林茂之游此許為記
諾諾至今為天啟辛酉予目常有一梅花墅而其中思
理往復曲折或不盡憶如畫竹者雖有成竹于胸中不
能枝枝節節而數之也然予有游梅花墅詩讀予詩而
梅花墅又在予目大要三吳之水至甫里始暢墅外數
武反不見水水反在戶以內蓋別為暗竇引水入園開
扉坦步過杞菊齋盤磴躋暎閣暎者許玉斧小字也取
以名閣登閣所見不盡為水然亭之所跨廊之所往橋

之所踞石所卧立垂楊脩竹之所冒蔭則皆水也故予
詩曰閉門一寒流舉手成山水迹暎閣所上磴回視峯
巒巘岫皆墅西所輂致石也從閣上綴目新眺見廊周
于水牆周于廊又若有閣亭亭處牆外者林木荇藻竟
川含綠染人衣裾如可承覽然不可得即至也但覺鈎
連暎帶隱露斷續不可思議故予詩曰動止入户分傾
返有妙理乃降自閣足縮如循寒渡曾不漸裳則浣香
洞門見馬洞窮得石梁梁跨小池又穿小酉洞憩招爽

亭苔石嚙波曰錦淙灘指修廊中隔水外者竹樹表裏之流響交光分風争日往往可即而倉卒莫定其處姑以廊標之予詩所謂修廊界竹樹聲光變遠邇者是也折而北有亭三角曰在澗潤氣上流作秋冬想予欲易其名曰寒吹由此行峭蒨中忽著亭曰轉翠尋梁契集暎閣乃在下見立石甚異拜而贈之以名曰靈舉向所見廊周于水者方自此始陳眉公榜曰流影廊沿緑朱欄得碧落亭南折數十武為菴奉維摩居士廊之半也

又四五十武為漾月梁梁有亭可候月風澤有淪魚鳥空游沖照鑒物渡梁入得閒堂堂在墅中最麗檻外石臺可坐百人留歌娛客之地也堂西北結竟觀居奉佛自映閣至得閒堂由幽邃得宏敞自堂至觀由宏敞得清寂固其所也觀臨水接浮紅渡渡北為樓以藏書稍入為鶴䉂為蝶寢君子攸寧非慱中人或不得至矣得閒堂之東流有亭曰滌研始為門于牆如穴以達墻外之閣閣曰湛華映閣之名故當映此正不必以玉斧為

重向所見亭亭不可得即至者是也墻以内所歷諸勝
自此而分若不得不暫委之別開一境昇眺清遠閣以
外林竹則烟霜助潔花實則雲霞亂彩池沼則星月含
清嚴晨肅月不輟暄妍予詩云從來看園居秋冬難為
美能不廢暄萋春夏復何似雖復一時游覽四時之氣
以心准目想備之欲易其名曰貞萋然其意渟泓明瑟
得秋差多故以滴秋菴終之亦以秋該四序也鍾子曰
三吳之水皆為園人習于城市村墟忘其為園玄祐之

園皆水人習于亭閣廊榭忘其為水水乎園乎難以告人間者靜于觀取慧者靈于部署達者精于承受待其人而已故予詩曰何以見君閒一橋一亭裏閒亦有才識住置非偶爾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四